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

御史

銅印黃綬前漢百官表其治書者銅印黃綬後改為持書

栢寺蘭臺栢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再入類胡廣之三登類要

鷺羽車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松廳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閑話錄

處南臺天下肅然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述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

當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拘項橋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拘項橋言侍

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拘項望南宮也筆錄

出入天禁李嶠上疏曰御史得出入天禁

不吐剛茹柔薛宣為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谷

疏永

呈身御史韋澳字子斐方靜寡慾不肯見高元裕云恐

無呈身御史

四其御史唐郭弘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

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

其血絕其髓則方悅拜為左臺侍御史時號為四其御

史

鐵肝御史四朝國史劉述傳劉顛為御史言事貶蘇軾

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言事不白中丞歸田錄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

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

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職源

各自彈事唐蕭至忠劾宰相蘇味道贓污御史大夫李

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至

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

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

剛正本傳

美印無如趙槩仁宗嘗言臺諫官須重厚知治體者方

可用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美印久矣無

如吾同姓及趙槩為中丞事不該理體者不言故上重之

為官豈待情願御史中丞桓範舉陽嶠為御史嶠不樂搏擊之任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為左臺侍御史

龍墀彈奏舊制入閣御史一員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

寫彈文紙貴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危言激論權右振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謂之帑貴墓誌

詩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陛前虎士羅干將李鷲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旻聖朝

寰宇靜所至不埋輪劉禹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

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柳子厚侍中乃弭貂御史則冠豸

山谷

諫官

切問近對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晉志

願寄名雷霆下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

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示登登愕然曰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欣

署共奏無所顧忌人稱重之職源

置諫院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

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舊史

諫垣之長專言責元豐正名左右散騎常侍各一人既

闕不除後左右諫議大夫遂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職
魯直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數
宗道因對自訟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題彼屋曰魯
直長編

對客問曾誕與右正言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
浩書勸使方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
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比韓愈諫臣論

四朝國史

月請諫紙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日上封皁居易與
元稹書僕身為諫官月請諫紙詩云月請諫紙二百張
不許諫官入閣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
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舉行也及入

司政事孫莘老李公擇遂請舉行安石不可曰是又益

兩參政呂氏家塾記

與龍逢遊地下孫伏迦自萬年主簿諫太宗怒特斷之
伏迦曰臣寧與龍逢遊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卿如
是朕何憂乃拜諫議

側門論事代宗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
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從側門論事亦隨狀面
奏即便令引對實錄

日赴內朝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
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
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
每日赴內朝會要

詩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鵝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杜苦節酬知己清吟去掖垣朱長諫省新登正直臣萬

方驚喜擇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南畝人劉禹

錫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杜判事有花皆可錄諫書

無草豈求名南嶽

給事中

小門下齊世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雞

黃門要地唐德宗以王緯為給事中稱為黃門要地

執詞頭謁宰相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刺史

命高草詔高執詞頭以謁宰相曰杞作相矯詐若更授

之大郡恐失天下望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高執之不

下乃復奏論之職官分紀

封還詔書崔植為給事中皇甫鏘請減內外官俸祿植

封還詔書本傳

齊映為人自誓長大言音鴻爽帝令侍左右

武馬前臚傳詔旨

禁裏踈鍾官舍曉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

殿夕奏天書拜瑣闈淮王兩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闈惠移

雙管筆恩降五時衣○曉日千門啟初春八舍歸贈蘭

聞宿昔談樹隱芳菲並沈再入青瑣闈忝官誠自非拂

塵驚物在開戶侶僧歸積草漸無徑殘花尤洒衣禁垣

偏近日行坐是恩暉薛存誠

翰苑

禁中頌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

士

...

...

...

...

...

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河西本傳

朱衣雙引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職源

作詔賜宮錦封教為翰林學士武宗使作詔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賜以宮錦

蠟液濡紙柳公權嘗夜召對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燭液濡帟繼之本傳

七寶床賜食李白序云明皇下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一夕草五制晁宗慤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

山池曲宴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鎮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源職

賜金印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翰林志

江南文士開寶二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退朝錄

聚廳分草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續志

試五題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番書批劄各一通詩賦各一首號曰五題續通典

斷腕不草麻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韓渥當草制曰

腕可斷麻不可草 六帖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

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天寶遺事

擡步輦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

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

學士中外榮之 開元遺事

禁中草詔 吳通元與弟通微踵召為翰林學士並知制

誥凡帝有撰述非通元筆未嘗慊與陸贄並位贄自恃

勁直屢短通元於帝前建言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禁

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

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 本傳

大手筆 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召為翰林學士帝在東

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

筆多召德裕草之

自綠衣賜紫 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省即充翰林學士自

綠衣賜紫 本傳

措大索事 陶穀為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詔

見上將前見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

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

帶穀遽出

言詩 唐德宗善為文尤長於篇詠每與學士言詩於浴

堂院夜分不寐

金馬直廬 大祖鼎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 鑾坡遺事

金馬直廬

金馬直廬

七

後

翰林通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
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出碑向百蠻開杜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微霰霏霏點
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壺雨
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
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並東坡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
李日上花磚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錢若水銀臺直北
金鑿外暑雨初晴皓月中惟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
翳虛空綠香熨齒冰盤菓清冷侵肌水殿風夜久忽聞
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韓古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
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王欽臣苑

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雪伴直廬白居易詔出芝泥封去
潤朝迴蓮燭賜來香楊徽之銀花懸院榜鐵索引神鈴李
德裕

中書舍人

七字舍人 呂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推許然喜自貴
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曰七字舍人云

犀帶佩魚 霍端友徽宗時為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
服黑角犀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耳而服飾相絕
如是始命犀帶佩魚並四朝國史

父子演誥 唐玄宗謂中書舍人賈至曰昔先帝遜位於
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
又當演誥

鳳閣舍人樣徐堅少好學左庶子王方慶賞其文章典
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
文士之極永淳已來天下文章最盛臺閣髦彥無不以
文章達惟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仕朝廷之盛諸官莫
比焉通典

鳳閣王家唐王易從昆弟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
故號鳳閣王家談苑

王言不藏私家高郢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
或謂之曰前背皆留制集公何焚之對曰王言不可藏
私家本傳

詩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居東
省會見夔龍集鳳池○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

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獻納司存
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
近御筵曉箭追移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
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並杜甫西掖重雲關禁署北山
踈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岑參分
翰墨林張說

知制誥

秉小笏翰林學士楊偉秉小笏一日除知制誥中書進
擬上問曰得非秉小笏者乎

有爭臣風采柳公權為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
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爭臣風采也翌日降制以

諫議大夫知制誥 本傳

以制誥為贄卷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贄

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

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者素矣 東齋記事

宮中呼為才子 穆宗在東宮有嬪妃左右誦元稹詩宮

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遇稹謫官江陵歸朝

出稹連昌宮詞百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

為南宮散官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獻皇極箴 治平元年祖無擇知制誥獻皇極箴詔獎之

事實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一

左右史

和墨濡筆 門下省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

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

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

事每伏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

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

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

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 唐百官志

守道不如守官 唐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

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左史右史也書

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誠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

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邪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皆記之唐史

君舉必書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唐史

執筆所記為史唐鄭朗為起居郎文宗恭勤節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日內庫惟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准

故事帝王不可取觀帝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間語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朗遂進之唐史

記注之失有四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入主

不當觀國朝梁周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曆中歐陽

二立非其地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前座後歐陽脩謂當人

三前殿不立國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今獨後殿

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閣門以不預牒却之嘗預牒矣又以無

班為詞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班女為拘之時矣乞左右史

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孝宗會要

隨宰相入延英唐馮定請許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記

事宰臣不樂

政事詳於史氏張次宗有文學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館閣

朱華姚崇敕於朱華閣長參梁有華林省學士又有文德壽光省南史

文林北齊有文林館學士

育材之地國朝歐陽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召試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

麒麟殿

未央宮東麒麟殿藏祕書即楊雄校書之所也

三輔黃圖

藏書之策昔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悉在祕府謂之祕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典其事至于後漢則圖籍在東觀王肅表曰魏之祕書郎漢之東觀宋書

御史臺為鄰

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

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營都邑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鄰

汲冢竹書

葛勗領祕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

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列於祕書經傳闕文多所證明晉諸公讚

晉諸公讚

奇書難字 顏師古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

四部讐校 梁任昉為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

野鶴在鷄羣 晉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山濤領選啓

為祕書郎武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 晉史

公事移蘭臺 薛夏為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目

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

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

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 魏略

依七略撰七志 王儉為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

撰七志四十卷獻之 齊書

第一官第一人 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圖書之府 唐白樂天制圖書之府命汝為郎

芸閣 李季蘭寄韓校書詩不知芸閣史寂寞意如何

海內文宗 陳子昂善屬文為麟臺正字召見金華殿占

對慷慨為感遇詩王適曰必為海內文宗

正四庫國史 祕書省正字掌讎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

其紕繆以正四庫之國史焉

郎官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

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遵度敏識強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南宮為眉目奚陟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判劉禹錫

為陟神道碑云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

侍郎之貳戶部郎中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

媼婚繼嗣之事以為尚書侍郎之貳唐志

堅籬插棘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吏部移牒戶部令墻

宇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

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唐出

新語**代視印篆**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

為兵部郎中掌告身印覃思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

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五代史

廷無稽牒張嘉正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嘉正詳處

廷無稽牒

六品國朝官品令郎中從六品

郡守資任為郎國朝元豐官制行郎官理郡守以上資

任者為郎中四朝志

不博駕部省中語曰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部國史補

省郎不換他職國朝至道初張昱為刑部員外郎賜紫

知雅州先是西川招安使上官正上言部內雅州密邇

蠻寇在於鎮撫須得其人伏見前知陵州張昱以孤城

抗羣寇保全壁壘至今劍外服其威名望授諸司使令

知雅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故進其秩加賜

令服而遣焉

一時騷雅唐詩人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為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因作詩自賀有云三轉郎曹自勉旃

泣諫王階唐蔣係遷工部郎中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諫於王階之下申錫方減死時論稱之

號三列宿韋汝諧正觀中與弟謙兄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皆為郎中

山郎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其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腹心耳目顏真卿云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本記

駐車待漏樊梵為郎每欲奏事常駐車待漏世說

人之水鑑王隱晉書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騶等談論衛瓘見而竒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人之水鑑也每見此人瑩然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詩吏部信才傑文鋒振竒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約並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太官供宿饌侍史護朝衣

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省有光輝沈
期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
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蘇味
道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鷄人傳漏
箭春風侍女護朝衣白樂天

卿監

三珪莊子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珪之位謂三卿皆執珪

大官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志能治

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內外必平國語

一國之高舉一國之高以為九卿淮南子

臣直拜上卿魏文侯曰寡人何如君也翟璜曰君伐中

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長子君非仁君也文侯怒至
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
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入拜為上卿新序

張環以太常為閑職南史

被瓦器趙典為太常雖處上卿而布被瓦器者舊傳

軒有金石蔡謨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

祀宴享則無設樂謨奏臨軒宜有金石顯宗納焉晉中興書

賜御衣一襲後漢楊賜拜太常詔賜御衣一襲冠纁綬
金鑄鈎佩

特賜金紫國朝英宗賜少卿孔叔詹叔詹監裁造務以
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當筦庫之務故特賜金紫

清郎清卿韋聿修始為尚書郎不受遺後為少卿亦不受劭曰弟昔為清郎今為清卿北史

二星在東南石氏星經有宗正二星在帝坐之東南

一雅孫湛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京師號之

二雅東觀漢記

二日拜司空荀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

繫囚齋禱張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

時稱其執法平恕比戴胄焉

用法加仁恕季羔為衛士師刑人足俄衛有亂刑者守

門令之逃既罷羔問之吾刑而足子逃我何也刑者曰

曩者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所以說君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為吏乎其用法加仁恕則樹德加嚴暴

具樞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

守中二絕宋世軌為廷尉少卿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

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見表裏宋世軌

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北史

漢手張徐有功遷司農少卿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

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

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

時人比漢之于張焉

周稷之業漢朱邑為大司農張敞與邑書曰足下以清

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安車一乘後鄭玄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送迎

補石書堂

黃門就問商仁字季卿徵拜大鴻臚卿以年老乞骸骨

謝承後漢書

詔賜牛酒米帛若經傳有疑使小黃門就問之
山積楊崇禮開元初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無與為比擢拜太府卿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精好

尹卿筆唐尹思貞為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為人所服如此

史館

善惡必書國朝淳化四年太宗問宰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參知政事蘇易簡對曰楊徽之張昉梁周翰帝曰史

才甚難在乎善惡必書務擬實而去憎愛斯為良史矣

東直筆成國典范杲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為史館修撰

考功視行狀李翱字習之元和初轉史館修撰翱以史

館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

勸善懲惡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史官之

任也凡人大善大惡無由得知訪於行狀謚議以為一

據今之作行狀多是門生故吏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

耳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

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

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

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

然後定謚從之 唐史

白衣充修撰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學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著書藏名山 前司馬遷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

直筆東觀 北齊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帝令羣臣各言

志收曰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帝乃使專其任 北史

事繫日 唐職官志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時繫年以紀曆數典禮文物

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也

獨典五朝史事

國朝曾鞏神宗察其賢欲用鞏一日手

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

遂以為修撰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太臣兼

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鞏者 長編

譏評今古 劉子元著史通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曰為史

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記繁志寡 莊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

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天地篇

東宮

銀章青綬 白氏六帖曰太子師傅古官也銀章青綬

琢磨玉質 後應劭漢官儀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

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磨以道也

奈何以天下戲前叔孫通為太子太傅高祖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本傳

賓客為宰相李文定公為參知政事時仁皇為太子文定兼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曰蒙恩以賓客為宰相真宗顧謂曰尚可辭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與丁謂爭事罷天下皆以亮直許之

護儲元和制誥除太子賓客大都督府司馬曰猶謂皇儲之貴是兼半刺之職

侍臣箴晉溫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晉史

贊道賦李伯藥作贊道賦以諷太子嬉遊

列侍左右龍朔二年置左右諭德各一人掌諭太子以道德皇太子朝宮臣則列侍於左右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右其內外庶政有可為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唐百官志

清班優直白樂天集制云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者也清班優秩所選非輕

露門博士沈重字子厚授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子講論語北史

學官

佩玉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皇朝服進賢兩梁冠佩

水蒼玉 漢百官表注

百僚講論 楊汪字元度為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

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疋 隋書

三世國學師 王承好儒業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

為此職三世為國學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為榮 梁書

陸德明抗對 大建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特貴縱辨

衆莫敢當陸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賞嘆

一位元長 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

賓客得主人饌則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

先

生徒有法度 唐陽城為司業既至國學召諸生告之學

所以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歸

養者二十餘人有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升堂上不率

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待詔金馬門 公孫弘對策時有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

下天子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

馬門 本傳

號六儒 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

遜孔龍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

時人號曰六儒 隋書

三家皆立博士 後漢儒林傳曰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

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生授同郡倪寬授歐

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

水蒼玉 漢百官表注

百僚講論 楊汪字元度為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

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疋 隋書

三世國學師 王承好儒業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

為此職三世為國學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為榮 梁書

陸德明抗對 大建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特貴縱辨

衆莫敢當陸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賞嘆

一位元長 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

賓客得主人饌則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

先

生徒有法度 唐陽城為司業既至國學召諸生告之學

所以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歸

養者二十餘人有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升堂上不率

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待詔金馬門 公孫弘對策時有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

下天子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

馬門 本傳

號六儒 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

遜孔龍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

時人號曰六儒 隋書

三家皆立博士 後漢儒林傳曰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

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生授同郡倪寬授歐

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

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朝士相慶韓愈為權德輿墓誌召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

瘦羊博士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人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漢觀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一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二

京尹

所都曰尹凡帝王所都皆曰尹通典

四為京尹魏少遊以吏幹知名四為京尹有規檢雖任無赫赫名而廉謹有足稱者代宗實錄

父子五為京兆柳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東職源

前尹後尹李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時繼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鷓鴣挽鈴許採雛人温彰為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視之乃鷓也尹曰是必許其採雛者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

縉紳盛事梁子美權開封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

鎮府書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四朝國史

豪右屏迹國朝李穆知開封府事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抱鼓稀鳴張敞為京兆長安市偷盜尤多一日捕數百人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其治畧循趙廣漢之迹以經術自輔其政

玉麟符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理積隋文帝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

詩駮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梁元帝尹荆州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杜贈鮮于京兆一別岑陽舊使君郡人回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頭日夜聞杜牧寄京兆韋尹府中羅舊

尹沙道尚依然赫赫京兆今為時所怜○酒醉誇新尹蓄眼未見有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杜尹

留守

彈壓紹興八年召呂頤浩付以建康頤浩以疾辭趙鼎曰頤浩之政長於彈壓建康之民頗望其來上曰繁劇之政固以彈壓為先若不動聲色使百姓陰受其賜小人却不知也中興會要

詔特許張蓋紹興六年中書門下省言秦檜孟庾並係兼行宮留守詔特許張蓋

京都之荆公除李璋制近付京都之籥聖朝職畧

降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

彦威始 五代會要

下 景德元年駕幸瀘湘真宗語王旦曰京師社廟所重非卿不可 職畧

野堂 裴度字中立文宗時留守東都時闈 野堂野服蕭散為之把酒不問人間事帝知度精神未衰每人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西顧之憂 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權山東經成大業 後漢

貞觀中 太宗幸玉華宮房元齡以疾卧總留 臺

星使 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鑰換離宮

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漢壘三秋靜胡沙萬里空其如天下望旦夕詠清風 職 吳越東西州浙江限其中都人送留守郡吏迎相公江心波濤壯帳下鼓樂雄 放翁

總帥

觀省風俗 國朝咸平三年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為西川安撫使國子博士袁及甫副之閣門祗候李成象同勾當安撫事知制誥梁顥為陝西路安撫使秘書丞李易直副之所至錄問繫囚真宗復諭欽若曰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之意

祖於瓊林 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州保安鎮戎清遠軍安撫經略使知制

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道艱阻故命齊賢等使焉即命發日馳騎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苑

取死囚斬河上景德中丁謂充鄆濟濮安撫使時契丹稍南民奔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人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詭言取民錢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停濟

監司

緋衣袋帶國朝侯陟改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鑿潭通漕運韋堅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廩歲終增鉅萬元宗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漑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

合初漑水御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下詔曰關浦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

關中計戶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又漢與楚相距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_{並本傳}乏

歲運米萬餘石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謂曰卿家素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從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莫敢為非何剡為河北都轉運使郡縣官吏望風而肅劾太原帥梁適病不知退及內官蘇安靜怙寵不法王素為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莫

敢為非

水陸計度國初計度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即曰使或曰同轉運使又有同知者

供調百萬億李士衡為湖北轉運使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衣繡持斧天漢元年遣暴勝等衣繡衣持斧分部逐捕

以御史為熙寧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

西路提點刑獄上宣諭曰朕惟河朔地重慎選監司故以舊御史為之又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心督

捕職源

貴勢無所借國朝王鼎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贓汚所案

問於貴勢無所借

郡守

一麾出守晉頽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作吾君詠於

阮咸曰五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本傳

合浦還珠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

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糶糧食先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

趾界旅不至人無資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去珠

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本傳

荆部連壁普泰中韋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

野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

連壁職源

臺閣賢唐武后憂州縣非其人李嶠曰今朝廷重內官

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誅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
自近臣始唐百官志

暴虎渡江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暴虎均去檻穽虎相
與東渡江而去本傳

飛蝗赴海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六帖

河潤九里郭伋拜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
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本傳

增秩賜金孝宣與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及拜別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
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

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
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
中興焉漢史

攀轅卧轍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攀轅卧轍不許
去本傳

衣錦還鄉武帝謂朱買臣曰衣錦還鄉遂除會稽太守
前漢朱買臣傳

萬石君前漢石奮四子皆二千石號為萬石君

白鹿隨車後鄭弘為臨淮守有白鹿隨車

鳳凰集郡前漢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

百姓鄉化孝子悌弟正婦順孫日以衆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黃霸傳

生立祠後漢王堂拜巴郡太守馳兵斬虜巴郡清靜吏民生為立祠本傳

揚仁風慰黎庶表宏為東郡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化比齊魯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本傳

緋魚唐初刺史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循吏京

召父前漢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漑灌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杜母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富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越王石虞愿為晉安郡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清廉太守乃見愿往見之

議定古禮韓延壽為潁川太守其俗多朋黨怨讎延壽欲改之教以禮遜乃歷召郡中長老問以疾苦因與議定嫁娶喪祭略依古禮皆便安之

廣州酌泉晉吳隱之為廣州至貪泉酌而飲之賦詩曰

古人云此水一歎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吏民皆自新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察郡中吏民賢不肖
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
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吏民皆服改行自新

獻金何無人知 楊震為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懷金
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何無人知也並

屏風錄姓名 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丙夜不安枕永惟
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輿對之得
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循吏序

草木知名 張福為濠州刺史德宗召謂曰先帝改爾名

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
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本傳

各官賜膳 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
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
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賜以
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高力士賜之通鑑

老子與不夜 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史秋夜登樓不覺亮
至亮曰老子興復不淺本傳

男女出境 王澹為荊州刺史男女出境迎者萬餘宋書

賈敦頤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惠政百姓植碑頌美及

敦實為洛州長史又立頌於兄碑之側號棠棣碑本傳
十萬戶受福 唐陳子昂傳云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受

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
教民耕織韋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

傳本

有千里眼楊逸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

謂有千里眼後魏

清如冰雪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守所在清如冰雪

素驅蚊蚋素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素光

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職源

清白自將陸長源為汝州刺史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

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

半之吾愧不及先人

車載入殿中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

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

皮鞭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鞭用皮為之不忍見血示

辱而已北史

三尺堦前是萬里于延陵授建州刺史宣宗問曰建去

京師遠近對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皆建人卿若

絜已奉公糾緝凋察則常若在朕前或撓法度使遠人

無聊則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詩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大鏞在東

序冰壺玉衡懸素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

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被錦

袖龍蛇動篋蟠銀鈎○王室比為難高官皆武臣幽燕

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衆察宜

潔白萬里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宮殿春門隔雲山紫邏深人

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送賈州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看君善為政他日有殊恩○

東藩駐皂蓋北渚臨清河○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

騎紫馬者太守也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

黃穎川贈李勉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並杜甫六代帝王

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

長江萬里清應湏救趙策未肯育侯嬴李白贈文石使君文石陛

前辭聖主碧雲天上作冥鴻杜牧寄鄭宣州鴛鴦差池出建章

綵旗朱戶鬱相望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舍雞舌香

劉禹錫贈鄒郡詩卿月昇金掌王春渡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

即歌詩江陵送馬大卿赴闕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

望同舍亦輝光送韋韶州鵬圖仍矯翼能試且移輪贈蕭斧使君

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又並杜甫

畫鳳仙楹遠圖雌郡閣閑塗雌用黃堂事也平江州治因春申君故居塗以雌黃故

日黃堂錢惟演送王徐州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頗

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送張嘉州四朝耆舊冰霜

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

山送穆州竹馬迎郭侯大錢送劉寵○勸農使者非常人

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史君更超逸坐睨好山如累塊

並東坡曉出城東信馬蹄青梅墻角兩三枝竹雞叫罷雨

來急杜宇聲乾月落遲山店煮煙縹緲日野田鋤水插

秧時農桑勸課非無力為報新安太守知○柳州柳刺

史種柳柳江邊好作思人樹慚無惠政傳柳子厚富沙亭

續石書堂
上聽灘聲已喜歸驂出建城愧乏異能書郡最幸無苛
政駭民情班陞延閣雲天近銜繫高山玉雪清鼎重君
恩難稱塞但知報國一身輕葉文鎮靜一如無頒條甫
月餘來惟盡傳客去不識兵符健判風生筆精祈雨洒
車丈夫何必假行矣兩轡朱○雖擁朱轡貴清癯兩鬢
霜判花人競誦侍草士深藏農飽因蠲賦州貧爲救荒
公歸無愧面應可見嚴光○瀟洒使君風度峻神仙謫
墮在人間只今坐嘯凝香處帝賜羅浮作鎮還○郡人
不識疾呼聲甘雨和風遍一城歲久偏多遺愛事天高
未察借留情舟行精舍漁歌晚家近華亭鶴唳清○倦
入承明聽履聲朱轡今復壓專城盪曾碧華供吟興照
眼清淨洗宦情鱸膾何慙高士潔琴龜不減昔賢清未

應更葺東山墅出處方關世重輕○聞道泉人截鐙留
翰林從此去吾州村中父老相持泣但祝今侯似故侯
○淮漢紛紛戰血腥蜀山鬼哭不堪聽如何一線江西
路獨見奎星與福星並南岳天生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
一樣親莫把膏脂爲爾祿當思病癢切吾身此邦只似
唐時古我輩當爲漢吏循今夕湘潭一卮酒重煩分散
十分春真西山

通判

方外司馬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温
座岸憤嘯詠曰我方外司馬也通典

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
任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類要

速步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顧和別傳顧和字君孝

從容山水間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江州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不遠觀遊郡吏執事不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於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持板拜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部刺史持板拜刺史答拜

紀德碑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碑並職林
太守自辟武帝詔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

太守自辟通典

六雄十望十緊唐元和後朱紫清并韋處厚乃奏置六雄州十望十緊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有螻蟣無通判國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故常與知州爭權太祖聞之設戒勵使與長吏協和自此稍息有錢昆者餘杭人嗜蟣嘗求補州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螻蟣無通判處則可至今以為口實歸田錄

擇日而遣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曰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之分紀

殺一身活人命李臯為溫州長史攝行州事歲歉有官

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禀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職林

幕職

盛府元僚 胡文恭行魚周詢制簽盛府之元僚

佐治之材 韋亶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

使判官得替者先解故為闕員乃以亶等十五人為之

且令綿歷觀其佐治之材 三朝政要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壁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

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

南臺惟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

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為謀

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 南窓新書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

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

逢吉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為常矣故逢

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小朝廷 唐鄭從謹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

趙宗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

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唐書

幕下上客 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西京

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 分紀

入幕之賓謝安王坦之嘗請桓温論事温令郗超帳中
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晉書

鳳凰芝草韓退之上崔羣書曰足下仁者宜在高位託
在幕府則不為得所足下出類拔萃鳳凰芝草賢愚皆
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出人之見路嗣恭嶺南節度入覲曰臣從事柳渾有出
人之見

昆弟同幕府崔安潛帥許及劔南劉崇望字希徒昆弟
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請斗酒作碑文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
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
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不羈

之才也

詩珊瑚市則無騏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充星斗

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湏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討
論實解頤操制紛衆手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崆

峒使節上清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
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

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贈田九判官滄滄煙月滿

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
文星杜牧處士聞名早西秦獻疏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

千盃江雨春波濶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
臺○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

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李城上赤雲呈瑞氣眉間黃色

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聞柝何當鑄鉅鈺相與歸臺閣銘山爾所工揮羽余何作策勳封龍額歸騎獵麟脚推選閱群材薦賢搜一鶚並韓愈歸路芙蓉府離堂玳瑁筵劉禹錫桃李蹊空久芙蓉客暫依李文為報南昌令乘馬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韋應物幕府物交辟郎官幸備員○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得實翻蒼竹搜枝把翠梧數脩封內事揮發府中趨○王門高德業幕府盛賢才○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

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並杜甫官事何曾曉閑名苦要簽大書公吏恐直語衆人嫌俸少食如古醫傭病却添秋風墻下菊相對憶陶潛○君山那可上四面是層波此地風煙古前人賦詠多征帆衝鴈字官舍近漁歌况爾修真者回仙必見過紫芝一昨聞公幕府開夢寃頻遶嶺頭梅久拋鞞袴辭軍去忽有弓旌扣戶來茅舍相過爭借問荷衣欲出却徘徊舊時檄草今焚棄辜負黃金百尺臺南岳

曹官

意與天通杜景佺性嚴正為益州錄參逆折房司業之不視事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浸知名

與一府政韓愈誌董溪府君墓云公為京兆府司錄參軍與一府政

話公美事裴憚為陝府錄參李勉除觀察召憚曰素聞公名朝中親友話公美事請置在賓席

紀綱一州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効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總錄衆曹平寶司徒儀云錄事參軍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自上佐以意違失者彈正以法

拂衣遊天下王勃年未冠以重名調補虢州參軍才大官小拂衣遊天下

並選強明天聖七年以司理參軍並選強明兩任以上

判司簿尉充

誤入人罪者批曆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頰言諸州

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刑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罪已上者令批曆依例守

選冀有所懲並分紀

念珠曹京兆尹曹月俸一百八索人號念珠曹南部新書

殺清吏是無天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令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斷死罪而無恨韋仁壽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曰韋君所斷罪死而無恨分紀

斗南一人狄仁傑字懷英為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

登太行山仄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
仁基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尹佛子 尹正義為澤州都督府法曹百姓歌之曰前時
尹佛子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二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三

知縣

雙鳧 王喬為葉令顯宗時每自縣詣臺其臨至輒有雙
鳧從東南飛來

放囚如期而還 虞延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遣囚
繫歸家並感恩德如期而還 並本傳

河陽一縣花 潘岳為河陽令縣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
一縣花 晉書

書日垂簾 顧凱之為山陰令邑三萬戶凱之御繁以約
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
尚也 晉史

不行鞭罰 裴子野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

者示之以理

不如一丘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百姓謠曰二傳沈

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

並有政聲仲孚皆過之

慈君北涼張潭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白鳥甘露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

其廳事後為三公

置水投書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並職源

慈父唐房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治為

天下第一超授郃州司馬吏民泣相語曰房明府今去

吾屬何以生為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社稷器蜀蔣琬廣都長衆事不治諸葛亮曰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才也

獸皆南渡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

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

蝗不入茂陵陽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

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不入茂陵○又李孟元為盧氏

令務行德化時境悉蝗獨不入盧氏並分紀

就縣賜章服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為難理

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

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職林

元魯山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

行語之云元魯山唐史

穎川四長 穎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鐘皓為林慮長淑等皆穎川中人也 循吏傳

對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濟調鄆城令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三年無囚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泛舟易于身引舟凡鬪民在庭易于曉指杖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

囚本傳

惠如春風 李白為馬昌宰韓仲卿去思碑云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

宗側耳

璽書獎飭 玄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

孝祥等政常循良帝皆降璽書獎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廟堂賜宴以遣之其愛民揀吏如此也

終日清談 王衍字夷甫為元成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刻石 劉宴為温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置祠 狄仁傑字懷英彭澤令人為立生祠

齋馬 唐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車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云令作齋馬

冰清玉白 晉江革襄邑令傅渾頌曰明府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餘思

水清衡平 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

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本傳

讀五車書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班髮白蹤跡飄零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邪

削木為牘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公事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續通鑑

詩聞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

李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尋常畫工手猶能三伏凜生秋劉禹錫衡山雖小

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官闕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杜連城寶為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

江花報邑人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文選懷來時人指拙為謀出手方知刃解牛有病黃堂懷藥問丐歸紫橐列街留瓜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東坡古縣蕭條秋景晚昔年陶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雞群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闕下聞陶邑事多商榷惟詩未暇論母慈催扇枕父老欲攀轅○三年非一事知盡愛人心滿任添新髮還家帶舊琴鵲聲先棹去柳色到都深即日應冠豸憑共記得沉紫茲邑猶淳古君行作長官假令三尺密終有一分寬粟里歸差易桐鄉愛極難千峯青遶郭暇日想

憑欄南岳

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本傳

讀五車書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班髮白蹤跡飄零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邪

削木為牘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公

事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續通鑑

詩聞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

李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

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

州落在尋常畫工手猶能三伏凜生秋劉禹錫衡山雖小

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官闕南紀改波瀾

西河共風味杜連城寶為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

江花報邑人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文選懷來時人

指拙為謀出手方知刃解牛有病黃堂懷藥問丐歸紫

橐列街留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

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東坡古縣蕭條秋景晚昔年陶

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

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雞群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

從闕下聞陶邑事多商榷惟詩未暇論母慈催扇枕父

老欲攀轅○三年非一事知盡愛人心滿任添新髮還

家帶舊琴鵲聲先棹去柳色到都深即日應冠豸憑共

記得沉紫茲邑猶淳古君行作長官假令三尺密終有

一分寬粟里歸差易桐鄉愛極難千峯青遶郭暇日想

憑欄南岳

縣丞

通判縣事 隋及大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

通典

長史 縣丞長史也百官表縣司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史

漢書景紀

簽書文檄 元符詔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簽書

文檄

迷六職 柳子厚武功縣丞壁記曰丞之位八品以下述

六職以輔其治也

今囚歸耕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

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

當其罪令囚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

所囚等皆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唐書

稱雨道晴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

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私切相語曰縣官甚不和

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南部新書

仕宦無休勢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

登列岳每語僚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

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閑官不領公事 大中四年勅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

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續通典

簡靖 柳文武功丞壁記曰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

之號為簡靖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

簡靖處其理斯固難矣

邑事無所不當 藍田縣丞壁記丞之職所以貳令於

一邑無所不當問

主簿

主諸簿目 主簿謂主諸簿目 通典

短主簿 王恂為桓温主簿人曰短主簿

後來之英 徐浩張說稱其才由魯山主簿薦為集賢校

理見喜雨五色鵠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三主簿並為相 盧邁自河南簿為補闕鄭餘慶自汜水

簿為察院趙宗儒自陸渾簿為右拾遺三主簿並為宰

相職源

矮屋不堪擡頭 張彖登科為華陰簿而為守令所仰歎

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

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天寶遺事

鬚鬢之職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

主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鬚鬢之職 注云崔豹古

鬚鬢主簿

移文驅虎 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

之少連命塞陷穿移文岳神虎不為害 職源

簿領中有是人 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

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他役得詣朝堂白事宰

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謂

其有公輔器 並四朝國史

口記物色無差 顏春卿調群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

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行管庫事熙寧三年提舉王廣淵言一縣之事惟令佐三員而主簿尉所職各異苟有謬誤所職者坐視其弊而莫得禁止欲令主簿管稽簿書尉專管督盜依舊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

詩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杜昔時陶令彈琴縣今日君為主簿官地勝不嫌清俸薄政公還得衆人歡江分九派潮常到嶽沓千峯夏亦寒閑客散遊來未得畫成圖軸乞予看田公翁虛寄寄彭澤主簿

縣尉

五百空手行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安之令五百執大杖譚益大其狀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狀至如筋安之令五百空手行乃不能學見聞記

單言判獄李程字表臣爲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

上寶劍篇郭震字元振初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百姓厭苦武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鎧曹參軍

聰明尉盧莊道十六擢第爲河北尉太宗謂聰明小兒雍丘尉魏奉古一覽千餘言時謂聰明尉

擒姦摘伏李勉爲開封尉與縣尉盧城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首該賞典乾德元年以大名府元城縣尉張義元爲本縣令賞捕盜之功也天下縣尉久廢是歲復置義元首該賞典以激勸之

清水明鑑河北尉馮履清水見底明鑑照心

摧姦扶隱李勉始調開封尉汴水陸一都會號難治勉摧姦扶隱有名

台輔之器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何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吏能第一劉延祐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召為翰林白居易調整厓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並職源

處賤官有憂天下心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裴明允個儻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

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即傳詣行所在

少府李白贈瑕丘王少府別西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府杜甫貽華陽柳少府如此則當是唐時縣尉多稱少府也類要

材吏嚴挺之名浚調義興尉號材吏

彈琴時樂趙元亮自貞固少負志略好論辯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時樂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

廐目一覽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

珽泣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帥他日持麈目今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不言人非李白為李錫元勳去思碑云初拜壽光尉心

不掛細務口不言人非群吏罕測望風敬憚

詩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

搖扇對酒樓持袂蒲蟹螯李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

黼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為來作南昌尉

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西尉鬱相望東西百步塲

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東坡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三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四

將帥

聳劔元戎唐大詔今張延師冊執霸霸府盡忠肅之勤

誠聳劔元戎整旌麾之茂績

玉帳金壇唐大詔今折衝之寄符玉帳而總金壇

御札授方畧國朝淳化以參政趙昌言為川陝西路兵

馬都總管太宗以蜀寇尚有殘孽命昌言安撫招討仍

御札數幅叮嚀授以方畧

賜黃金一器天聖七年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屬上封事

言趙元昊連姻助律必為邊患授邠寧環慶副都總管

遣中使賜黃金一器

冒矢石不顧身張士貴正觀中為龔州道行軍總管太

宗以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帝為賦詩祖道張仁愿為朔方軍總管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貲

第人材為三等元豐王祖道言陝西河北京東府畧將皆朝廷所選擇尚多庸人其餘淮浙等路雖有團治訓

練之名而無教閱按試之實望密下諸路經畧司體量將副第人材為三等 職畧

甲第何營楊盈川碑匈奴未滅甲第何營壯士不還寒風自起

鐵虎蔡祐與齊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源職

年裴果常乘騶黃馬白袍先陷陣時號黃騶少年

飛將呂布字奉先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佩四將印王忠嗣有武畧佩四將印為隴西節度上平戎十八策

卯受命辰行高崇文為長城使奉詔征劉闢御軍常若寇至卯受命而辰行

先鋒白衣薛仁貴從征遼東恃驍勇乃異其服色着白衣太宗遙見之問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賜馬絹喜

得彪將 **將門有將**楊元感求領兵煬帝曰相門必有相將門必有將

有將

擊賊作露布傳奕字修期拜安遠將軍帝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一身都是膽蜀趙雲字子龍軍中號雲為一身都是膽

紅抹額婁師德字宗臣武后時慕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後與虜戰八遇八克

以少擊衆馬璘以百騎破賊五千光弼曰吾未見以少擊衆如馬將軍者

著翅人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為著翅人

文帝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本傳

地上虎北齊高昂字敖曹兵趨商洛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所居故相沃醑

一瓜與將士共北齊蘭陵王長恭為將每得一瓜必與

將士共之

鷓鴣入鳴群文宣謂高思好曰汝擊賊如鷓鴣入鳴群

休止不結營後漢耿秉伯初擊匈奴封美陽侯簡易於事休止不結營部然斥堠有警急軍陣立成

殺妻明不與齊吳起為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就其召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得卿不東慮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本傳

臨軒授鉞渾瑊為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

哉城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

京師

勤政樓受命高仙芝安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

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繼封常清

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

春亭勞遣

詩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

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

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着團花舊戰袍曹翰我愛李侍

中標標七尺長白羽八札弓陛壓綠檀槍風前略橫陣

紫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杜牧洗劍青海外

刻石天山中杜甫虜障天驕起秦城地脉分鋒刃奔濤色

旌旗焰火文○五原烽火急六郡羽書催將軍朝授鉞

壯士夜銜枚沈佺期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

拆寒光照鐵衣前人平生弓箭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風煙我自知王侍中天為國家

孕英才森森劔戟摧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

走風雷李白贈哥舒翰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開府當朝傑

論兵邁古風清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胡人愁逐北苑

馬又從東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軍事留孫楚行

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劔將欲倚崆峒○殊方又喜故人

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恠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

回欲辭巴檄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

面一生懷抱向誰開並杜甫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

入鴈門遙領短兵登隴首獨橫長劔向河源悠揚落日

黃雲動莽蒼陰風白草翻若縱干戈更深入應聞收拾

到崑崙送邊將李頰白首羽林郎丁年戍朔方陰天瞻磧路

秋日渡遼陽○大漠寒山黑孤城夜月黃十年依蓐食

萬里帶金瘡拂露陳師祭衝風立教場箭飛瓊羽合旗

動火雲張虎翼分營勢魚鱗擁陣行功成封寵將力盡

到貧鄉雀老方悲海鷹衰却念霜空餘孤劔在開匣一

霑裳揚巨源老將昨釋兵符歸故里耳聽兵事幾番新偶因

麾下來猶識欲說遼陽記不真兒覓寶刀堅愛惜奴吹

蘆管怨悲辛夜來忽作關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南漢

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當街一叱百吏走馮

敬胷中函七首兇徒側耳潛格心悍臣破膽皆吐口柳

厚塞外衝沙損眼明特來養病住京城上高樓閣看星

坐著白衣裳把劔行常說老身思闔將最悲無力制蕃

營翠眉紅頰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長安退項斯昨夜陰

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

鞭打鐵驄詩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

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借問大將誰恐是

霍嫖姚杜甫送腰間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銘老

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報國有萬死雙

鬢向人無再青記取江湖泊船處臥聞新鴈落寒汀○

羌胡忘覆育師旅備非常南服更旌節中軍鑄印章○

白髮將軍亦壯哉西京昨夜捷書來胡兒敢作千年計

天意寧知一日回○大將上兵符軍容備掃除共惟陛

下聖方采直臣書○羽檄聯翩晝夜馳臣憂顧不在邊
陲軍容地密寧當議陛下恩深不忍欺○北風吹急雪
夜半埋瓊廬將軍八千騎萬里逐單于○漢家如天臣
萬邦歡呼動地單于降鈴聲南來金閃爍赦書已報經
沙漠並後翁

儒將

手不釋卷魯肅為將手不釋卷

吳志

涉獵見往事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
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為博士
耶但令涉獵見往事爾蒙始就學所覽見舊儒不及
軍中嘗儒服五代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
儒服

據床密料擊虜郝處俊好學嗜漢書第進士累遷吏部
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
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不顧
密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

元帥說禮樂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
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左傳

修史即軍中論譏張說授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

國史勅齋藁即軍中論譏

儒士知軍情柳渾字夷曠渾瑊與吐蕃會平涼代宗語

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已盟可百年無患柳

渾跪曰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切憂之
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
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
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

老將

願屬老臣趙充國字翁孫年七十餘上老之丙吉問誰
可將者充國曰亡踰於老臣上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
如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
老臣勿以為憂並本傳

矍鑠是翁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夷光武愍
其老未許之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後漢本傳

尚堪一行李靖字藥師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李
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
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唐本傳

軍旅

五家兵齊桓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

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

鷄毛系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應劭曰以鷄毛
系檄

懸狐尾吐蕃以累世戰沒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
於其首以表狐之性怯

罷二十萬還農唐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張說以時平

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下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指爲保帝乃可

娘子軍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願充一卒効力王事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

鴉兒高仁厚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行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

成以兵萬五千屯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

衛兵皆長安高貲帝餞田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廩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哀哭千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

黃巢傳

精騎練卒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強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強於兵廣

陸贄奏議

奇謀

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

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
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俟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
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本傳

士夜艾而入李希烈據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
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時洽將高彥昭劉
昌共嬰壘分守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
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士八
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置酒城上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壘離軍使督衆完故城
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
相確湏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
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雪夜入蔡城張柴殲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鼓
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
死于道張柴之東坡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
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
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
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
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
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
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
外宅

六帖

拔幟勝趙韓信拔趙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戒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旗幟立漢幟令其

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逐之大戰良久信耳棄鼓旗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候趙壁卽馳入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或說且曰漢兵遠關窮寇久戰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龍且曰吾平生知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遂戰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卽急擊殺龍且遂平齊

野次降二將

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

北思明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

弼光弼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
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
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
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
入登陴乘城禽太清送京師獻俘太廟本傳

偃旗仆鼓 公山塹溪高宗時劇盜數起閩中荆湖震擾
朝廷爲出禁旅遣辛全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
監司侯慤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韓
忠武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參政孟庚以行
賊范汝爲建建安衆踰十萬至僭造黃紅傘等王曰建
居閩嶺上流使賊公流而下則七部皆血肉矣於是選
輕銳航海徑趨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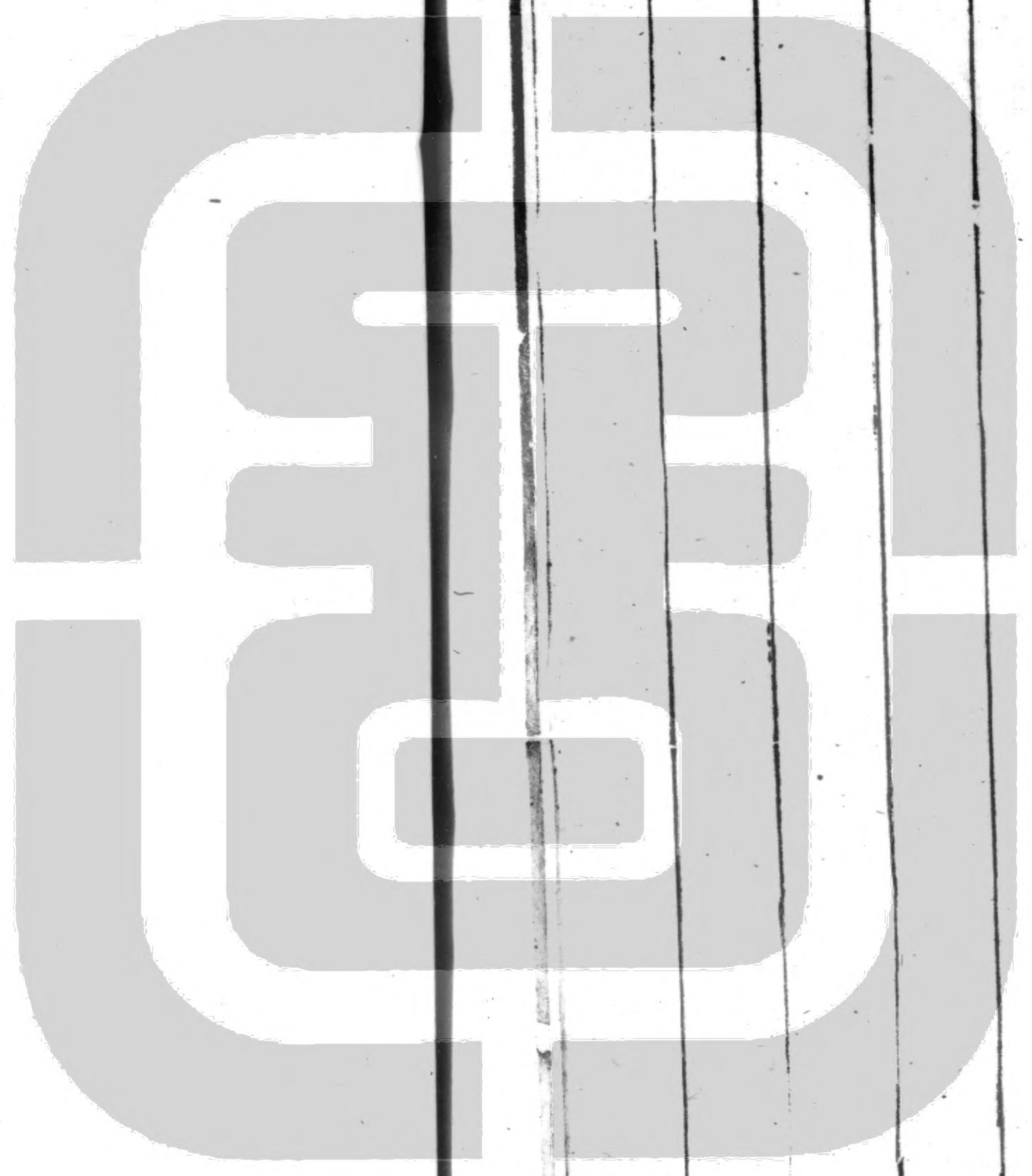
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
酒以別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
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
路埋巨木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陷馬坑凡可以旅
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卽命諸軍偃旗仆鼓捨正路
俾各擇便利公山塹溪披踐榛棘遂達郡之鳳凰山繞
出賊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
齊攻汝爲震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竄身自
焚名臣事實

錦繡萬花谷

卷之十四

後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四



後三

十九

